

驻足在田野里,看着远近大大小小的拖拉机专心地犁地耙地,在感受现代农耕文明的同时,我会不经意地回想起小时候犁地耙地的那些事儿。

那时候,秋庄稼收割完毕,为了抓紧时间耕地,往往天还没有亮,父亲就早早地起床了。他把喂了一夜的驴子牵到院里,再提一桶温水舀一葫芦瓢麦麸子倒入水中,解下拴驴子的绳索,用拌草棍子在桶中搅拌几下,驴子便习惯性地把头伸到水桶中,用力地喝着桶中的料水,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吃了一夜干麦秸的驴子,仿佛沙漠中走了好久的骆驼突然间看到了清泉,这“咕咚咕咚”的响声中分明透着贪婪和美美的享受。饮完驴子,父亲把它拴在院中杨树上,驴子站在树旁,用舌头悠闲地舔着嘴上留下的麦麸,仿佛品啜一顿美餐似的,尾巴不断抽打着试图叮咬它的苍蝇。父亲把犁地耙地要用的犁、耙、化肥装在架子车上,再到叔家和我来哥家,牵出他们的驴子,套好绑好。为了节省时间一般不在家吃早饭,我把架子车拉到门外,父亲牵着驴子套上车,有时弟弟坐在架子车上。顶着晚秋初升的朝霞,踏着早晨晶莹的露珠,父亲大声吆喝着驴子们,我们便走在朝向自家田地的乡路上了。

我家的田地离家一二里地远,不大一会儿就到了。父亲从架子车上卸下犁耙,搬下化肥。在地里找好与邻家的分界限,确定好犁地的位置。我牵着并排的三头驴子在犁前面站好,驴子不安分,摇头摆尾的,好动,要把它们固定好。父亲套好驴扎脖子,捆好驴子的肚带,再检查一遍是否结实。随着父亲一声清脆的鞭响,一下子打破了早晨野地里的那份寂静,三头驴子便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我牵着领头的驴子走在前面,负责引导好驴子行进的方向,到了转弯时赶紧推拉驴子转弯。父亲不停地扬鞭子,喊着赶驴子的号子,及时鞭策走得慢的驴子,偷懒的驴子当然少不了要挨一鞭子。三头驴“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口里向外冒着一股一股的白气,并驾齐驱向前面卖力地使劲。弟弟跟在父亲后面,左胳膊挎着装满化肥的竹篮子,右手从篮里抓化肥,晃动五指,均匀地把化肥撒在带着湿气的墒沟里,洁白的或灰色的化肥落到翻开的黑褐色土壤里,分外刺眼。等下一来回结束时,刚才撒下的化肥便被翻起的土壤覆盖了,成为了来年庄稼的美餐。

这时田野里热闹起来,别家的犁地吆喝牲口的声音也响起来了,和父亲的吆喝声掺和着。太阳跃出了地平线,一切都镀上了金黄色。雾气渐次散去,田野露出了真容。驴子们拉了

一阵犁,力气有所下降,开始缓慢地迈着步子,艰难地向前挪着。驴扎脖子在犁铧的重力下把驴子背上的肉积成一个大大疙瘩,驴子们一步一勾头地使劲,蹄子深深陷进泥土里。每到田地尽头,父亲要掂起犁铧走几步,为了开始下一个来回。犁铧由于在地里长期和土壤摩擦,锃亮锃亮的,发出冷冷的银光,阳光射在弧形的犁铧上,闪着耀眼的白光。就这样,肥沃的土壤在犁铧的前行中打着滚,躺成一行一行的,散发出泥土的气息。现在想想,犁地其实就是一种对土地的武力征服,强行占有,剥离开肌肤,进入到体内,植入自己想要的东西,大地以德报怨,向欺凌他的人类奉献出累累果实。

犁地耙地那些事儿

晨之风

犁过大概两个小时光景,该吃早饭了。父亲把犁深深扎下,鞭杆插在犁过的地里。三头驴子早累坏了,停下来立在原地依然大口大口喘气。我放开手中的缰绳,搭在驴身上,一屁股坐在离驴子不远的空地上。这个时候不用担心驴子的不安分,驴子站立一会儿,干脆跪在犁过的土地里。

早饭都是母亲做好让妹妹送到地头的,母亲也要早早起床,一样一样做好饭菜,妹妹先迅速吃完饭,把饭菜和稀饭分别放在两个小号塑料桶里,盖上盖子。每家基本都有两个这样的小桶,目的就是为了给在地里干活不能回来的人送饭。农忙季节,母亲要改善伙食,不忘给我们都加一个咸鸭蛋。我、父亲、弟弟就偎在架子车挡着的那点阴凉下,咬着松软的大馒头,就着自己地里长成的蔬菜炒的菜,由于累了好一阵子,所以吃得津津有味。驴子歇过一阵便开始站起来,低下头啃还没犁过的地里的野草,尽管这些野草大都发黄枯死,驴子们还是慢慢咀嚼着。

吃过饭,三个人还要喝一气凉茶,干体力活出汗厉害,要及时补充水分。父亲一般还要抽一根烟,其实父亲并没有烟瘾,只是借机休息一下。父亲悠闲地抽着,我和弟弟吃过饭趁父亲吸烟的当儿在没犁过的地里玩。过了一会儿,父亲终于歇过神来了,拍拍屁股上的灰土,拔出扎入土中的鞭子,扶正犁铧。我扯过缰绳,驴子们不情愿地进入劳动状态,弟弟仍在父亲身后丢着化肥,在来回的往返和父亲的吆喝声中,接近

晌午,一块将近二亩的田地圆满地翻了一遍。

而这只是完成了第一个环节,像文章的小段一样,接下来就要耙地。

父亲从架子车上搬下木耙,把驴子拉的轭摘下挂在木耙上。木耙,是用乡村结实的方木做就的,两根二米三米长的方木靠几根短方木竖着连接起来,形成了木耙的主要框架,俗名叫做耙床。耙床下面,铆满了两排半尺多长的耙齿。耙齿是熟铁做的,拇指粗细,坚硬锋利,具有划拉和切割地表的功能。耙地需要在耙床上压一定重量的东西,促使耙齿扎到土壤里,在行进中达到耙地的目的。父亲双腿前后分开,站在耙床上,充当了耙床上的压载物,他左手拉着绑在耙床横木上的绳子,为的是保持身体平衡,右手拿着鞭子,指挥着三头驴子把劲使匀。驴子不听话时,我还要在驴子旁边引导。驴子有时脾气很犟,故意欺侮我是小孩似的,不听号令,父亲就狠狠地教训不听话的驴子,有时我也加入打驴子的行列,直到驴子服服帖帖为止。

耙地有讲究,先要通着耙一遍,这个简单,相当于平面几何正方形上下划竖道。这一遍土块比较大,阻力很大,也是驴子最用力的时候,站在耙床上的人不好把握平衡,所以行进不能太快。第二遍织着耙一遍,这一遍可以确保地块里角落落落都能耙到,当然技术要求很高,耙地的人不能马虎大意,不能走错路线,否则有些地方就会留下空白生地。我跟着耙床,或者跑到前面该拐弯时引导一下驴子,或者驴子停下来赶紧把耙齿上面挂着的野草秧子揪下来。载着父亲的耙床平稳地前行着,以前起伏的土块在耙的碰触下趋于平坦,看似坚硬的土坷垃一碰到长长的耙齿,顷刻间土崩瓦解。耙齿在细碎的泥土上留下了优美的曲线,渐渐地,平整如毯的土地在面前铺展开来,如女人们柔嫩光滑的皮肤,使靠近她的人不忍心去践踏。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很少再见到畜力拉犁耙地了。马牛驴骡这些个伴随人类走过漫长农耕社会的曾是人类的朋友也许就要真的退出历史舞台。赶着驴子犁地耙地的日子成了一个时代农耕生活的回味,定格在对往昔的印象里。

我欣赏那时候的犁地耙地,因为畜力犁地带有种开拓的遒劲和阳刚的壮美,而畜力耙地则展现了一种打磨的细腻和婉约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犁地耙地仍会作为一个农耕历史符号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记录前进历程 讴歌沧桑巨变

万伯翱

收到翟国胜同志的《黄泛区的足迹》书稿,披阅再三,忆旧之情油然而生,黄泛区农场的旧景新貌,又历历展现脑际。

位于广袤无垠的豫东大平原上的黄泛区农场,是我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初,不过18岁的我,带着到农业第一线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带着父母让儿子到广阔天地锻炼成才的殷殷期盼,更带着懵懂无知无畏的青涩,投身到了黄泛区农场的怀抱。在那里,我度过了整整10年不平凡的岁月。期间,我体会到了劳动的卓绝艰苦,也经受了锻炼;既当过全国模范知青受到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彭真市长的表扬,也曾在“文革”中被当作“黑帮子弟”受到冲击;既掉过眼泪,也体验到了很多的惊喜和收获。“十年辛苦不寻常”,而我对农场的思念永远绵绵情长。

2008年,我回到农场故地重游,急切地去寻找当年一些省部级领导以及农垦战友居住过的砖瓦房和茅草泥屋,探访曾和我朝夕相处的老友,而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则一个个白发苍苍,相见之时简直难以相识。人生如此短暂,不能不感慨系之。

现在我虽然身在北京,也已获知目前的黄泛区农场已成为河南省大型良种繁育、生产基地,生猪繁育、出口基地,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为此我这个老农场人由衷地感到高兴。这次我回到农场,真切地感受到黄泛区农场的变化之大。一排排房间窄小的住房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栋新式样楼房和一座座当年不敢想象的透着豪华气派的别墅。这次回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农场的路变宽了、变直了,一条条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水泥路,一言以蔽之,农场的路越来越好走了,更便利了雨中雪后农场的出行。

在农场招待所,我见到了神交已久的翟国胜同志。他待人谦和,温良有儒气,言行之际透出文人之雅。我们谈农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谈各自的经历,谈多年来的诗文创作之趣,更感到国胜同志人实在,知识扎实而宽博。

《黄泛区的足迹》是作者的一本自选集,选录了作者从1993年到2010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大关于“黄泛区”的部分作品。作品真实地记录了近20年来农场在改革大潮中的发展历程,热情讴歌了黄泛区的沧桑巨变;认真思索总结了农场在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为深化改革积极献言献策;对黄泛区独特的名人资源进行了深入挖掘整理,为后人不仅提供史实,更为重要的是可为史鉴,具有资政育人的作用。纵览国胜同志《黄泛区的足迹》,或记录描绘,或感悟思索,或回眸探寻,或浅吟低唱,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也。分而读之,篇篇文气条畅,叙事说理,状物抒情,无不行止于“不可”,而又言简意赅;在形式与内容,立意与谋篇上,更是相得益彰,引人入胜,可见文笔之功力。

黄泛区农场栉风沐雨已走过了60年的不平凡历程,她是新中国沧桑巨变的一个缩影。细读此书,有助于人们在了解黄泛区农场发展历史的同时,体会到“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而这种弥足珍贵的精神在新时期依然是需要大力弘扬的。阅读此书,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笔耕不辍的足迹。国胜同志是一个勤奋的人,这么多年在基层工作,在实践中他形成了敏于思考、勤于笔耕的作风和个性,这点应该说是非常可贵的。多年来他辛勤笔耕,其成果实实在在,其收获来之不易。我为国胜同志在业余写作上的不懈努力和成果感到高兴,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以上文字只不过是我这个在黄泛区生活工作10年的老知青的读后感而已。

深秋抒怀

李国印

汗水歇息
蝉鸣远离尘世
树渐渐瘦了
人慢慢胖了
五谷各归其主

秋风扫着落叶
大地趋于平静
麦播已经结束
淘金者的心跳加速
脚步抬起
麦苗尖上飘挂着天丝

二大爷独坐门外
晒着太阳 抽烟
他的眼前金光闪闪

他的眼角挂着微笑
他在盘算着明年的收成
更企望新年早些到来

今晨

今晨我起了个大早
冷不防与一粒星光碰撞了一下
弯腰就能够把昨晚的梦捡起

昨晚的灯盏失眠了
月亮落下 晨风响起
阳光开始播撒汗水
黄昏

黄昏
阳光把树的影子越拉越长
甚至随着阳光隐去而无踪无影
我要赶在太阳还未落山之前
把歪倒的树影扶起来
就是太阳落山
我也要借着月光
把它扶起
因为扶起它就能把我的梦扶起

小小说

绽放在悬崖峭壁上的鲜花

刘艳杰

他准时来到山脚下的一块巨石旁清点孩子。他说:“张子豪。”孩子答:“到。”他说:“苗蓝蓝。”孩子答:“到。”……

13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孩子走在前面,他紧跟在后面,和孩子一同翻越一座山,又翻越一座山,再翻越一座山,到达天梯的脚下。“抓紧,悠着劲爬,啊。”他小心翼翼地孩子一个挨着一个扶上天梯,孩子再一手一脚地往上攀登。天梯是他用山竹自做的梯子。自从有了天梯,他和孩子每天少绕20多里路,提前一个多小时到校。由于风吹雨蚀,天梯耐不住岁月的侵蚀,毁了修,修了毁,后来,当地政府得知情况后,才把竹梯换成铁梯。

到校,他领着孩子首先升国旗,唱国歌,之后学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持一根木条,指着黑板上书写的《登鹳雀楼》这首古诗,读一句,孩子跟着学一句。

13个孩子个个争气,每次参加当地统考,总评为第一名。支教第三年,他的孩子由原来的13人逐渐增加到了51人。他笑了,又愁了。很多孩子是奔他来的。51个孩子,挤在两间教室,他给一个班的孩子上课,另外一个班却空着没老师,这让他很无奈。他翻越一座山,多次向当地教委申请一名老师过来支教。半年内,教委陆续派了四名老师上山支教,结果来了走,走了来,都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在这个条件极其艰苦的学校。这里山势险恶,在城里住惯的人,一旦走到这种地方来,不知道要生出一种什么样的惊异的情感。就拿他来说,刚来这里时,两眼凝望着那些刀削剑成一般的山崖,耳中听着怒吼的山风,只有感叹,只有恐怖。慢慢地,他经得住时间和环境的重重考验,最终留了下来。

他只好暂时每隔20分钟给其中一个班的孩子上课,让另一

个班的孩子做作业。“不行!长期这样绝对不行!”他思虑重重,“51个孩子交给了我,我要对他们负责任。”

他打着手电筒,顶着呼啸的山风,踩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连夜赶回家。

他不敢耽误她的眼睛。他心里很虚。他去支教的时候,她铁了心反对他。上路那天,她没有送他,只对他说了句,“如果呆不下去的话,你也别回来。”

“学校里缺一名老师……你看……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去山上……支教?”他吞吞吐吐地跟她商量,“先前去了几名支教的……没留住……又走了。”

“那,那好吧。”她早已忘记了他走时她对他说的气话,“你怎么不早回来呢?看把你难为的。”她赶紧从柜子里找来一件棉大衣,给他裹紧身体。

他激动得上前亲她一口,“谢谢你,老婆!”嘿嘿地笑了。他教两个班的语文、英语、科学和体育,她教两个班的数学、社会、音乐和美术。课余,他和她经常深入学校附近的村落,帮助少数民族的村民学习汉语,以及科学种田。日子像山间的泉水,静静地流淌着……他和她默默无闻地送走了16届孩子。

雪融化了,春天又来了。他和她带领孩子到学校后面的操场一角观赏鲜花。每年开春,他和她都要来这里种上几十粒甚至上百粒的鲜花种子。每种下一粒种子,就象征着—个孩子在他和她的精心呵护下,已经跳出了大山。

到了盛花期,这150余株上千朵鲜花,白的纯洁,粉的淡雅,红的热烈……争妍斗艳,相互簇拥。

“老师,您看这些鲜花和您多么相似啊,美丽、漂亮。”“是吗?”她的脸颊瞬间桃红。

“嗯。”他和她看着姹紫嫣红的鲜花,又看了看围在身边的孩子,哭了,而后又笑了。

月光下的自由舞者

仙源竹韵

一群自由的舞者
似一群无忧无虑的鸟儿
她们来自城市的每个角落
以大地为舞场
以月华为灯光
自由而快乐地舞着

她们的道具极为简单
一台简易音响

一把舞扇
便是她们的全部家当
她们把纤柔的身姿
旋转成令人诧异的惊叹

在这里
无论你是大家闺秀
还是小家碧玉
无论你是行业精英

冷瘦的双狼河默默地从母校的脚下流过。

每到周末,我们便三五一群,纷沓而出。学校地处偏僻,墙外是绿油油的麦田,飘荡着麦花的馨香,还掺杂着桐花腻腻的甜味,三五人边走边谈着青春的志向,说着若干年后的美丽,可以信口开河无须三思,也不要为什么负责,每一句话都如这漫野盛开的油菜,升腾着无限的活力。我们的脚步在小径上留下浅浅的足迹,我们的苦闷和思乡之情也就在这浓浓的春意中悄悄远去。

每年春讯来临,岸上站满了捕鱼的小邻。他们纷纷把网、盆伸出水外,然后一下子提出些活蹦乱跳的小鱼来。我们也自制鱼网,加入到队伍中去。蹲在岸边,看到有小鱼游过来,就把小网猛地一提,呵,几条青褐色的草鱼、鲫鱼就在眼前欢腾起来。我们又是叫又是喊的,把一旁的人唬得全过来了,以为我们逮住大鱼了呢。我挑了些中看的养在寝室的窗台上,几个人又是换水又是吹氧的,好不热闹。

月光朗照的周末,几个人吃过晚饭,沿河东岸一条未修葺的小路,一直北去,跨过窄窄的石桥,走到河对岸那片郁郁葱葱的苹果园,然后从西岸伴着蛙声回转。我们可以时而滔滔不绝,时而侧耳倾听。这可爱的年华,这美丽的岁月,这异地的情思,多么

的让人产生无限遐思啊!有时被一个问题困住,我们都没有了更好的办法和主意,就默默地行。四周黑黢黢的,河岸上的油菜正喷薄吐金,高大的白杨树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偶尔受到惊吓的青蛙猛地跳进水中,“扑通”“扑通”的落水声在河床里清幽而游荡。

毕业前,一同窗站在桥头照了张照片,河水清澈透亮,近处油菜金黄,远处麦野似毯,岸上白杨巍峨,还有几只蝴蝶在脚边野花的夜晚,心儿总会回到那个小小的河岸,回到那个多梦的年代。双狼河,早已融入我的生命,成为人生岁月里一道难以磨灭的风景。那春色撩人的田园,那月光朗照的周末,还有一群呱呱乱讲的大孩子……

双狼河,让我的思念苍老

周存亮

早已看不到双狼河的夜景了,不是没有条件,而是无法享受那一种刻骨的幸福,享受那一种超然于物外的心态。听说东岸的那条小路已成为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去学校的那条乡间小道也铺上了沥青石子。哦,一切都变化了吗?只是月明的周末,有风的夜晚,心儿总会回到那个小小的河岸,回到那个多梦的年代。双狼河,早已融入我的生命,成为人生岁月里一道难以磨灭的风景。那春色撩人的田园,那月光朗照的周末,还有一群呱呱乱讲的大孩子……

哦,双狼河,你让我的思念苍老。



足浴女

莲溪生

地,来自偏僻的农村,甚或是一座少有人烟的大山里。她背井离乡,孤身一人来到繁华的城市,成了一名足浴女。

这座城市很美丽,高楼鳞次栉比,汽车川流不息,城市的夜晚到处是灯红酒绿,春、夏、秋、冬,四季上演着时尚的主题。

可足浴女与这些无关,她一头扎进足浴房,从早到晚,忙碌地做着—件事,沐足。

她所面对的,是一双双或粗糙或秀气,或丑陋或好看的足,甚至,她可以忽略那些足的主人是男是女。她端来一盆盆热气腾腾的沐足水,为客人泡足,她用自己那双并不算灵巧的手,为客人捏足。

天长日久,她的手指骨节变形了,上边有一个个高高的隆起。那比树叶还稠的日子,在她的指缝里流去,她的容颜一天天苍老,不变的却是她脸上充满幸福的笑意。

她想起了家乡的父母,他们用她挣的钱盖起了新楼房,房屋宽敞,窗户明亮。他们住在那大房子里,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日子过得很惬意。

她想起了自己可爱的儿子,她用自己挣来的钱把儿子接到这座城市里,送他进一所寄宿式学校读书,和那些有着大款、高官父母的孩子一个班级。她的儿子聪明伶俐又刻苦,功课门门都是第一。

她想起自己忠厚老实的丈夫,他是一名汽车司机,他开着车终日天南海北地跑,却时刻不忘自己勤劳的妻。等着节假日来临的时候,他会从遥远的地方过来,接她一同回家去。

足浴女的生活是枯燥的,可足浴女的内心是丰富的,她的心里装载了那么多幸福,她真的感到很满足。她让那些很富有的人感觉很贫穷,她让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觉得很空虚,她用沐足创造出的幸福生活,却让很多自觉很有智慧的人难以企及。

曾经,我很同情足浴女。如今,我却可怜我自己。